

也是四小龍的路。如果今後十年印尼經濟發展也比上四小龍70及80年代的成就的話，則四小龍的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對人口大國也適用。可以說龍不在其大小，只要是會起飛的龍便行了。

廖柏偉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任

# 根在苗先

## ——中國如何進入二十一世紀

赫希萊弗(J. Hirschleifer)在1977年4月號的《法律與經濟學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發表了〈從生物學觀點看經濟學〉的論文，標誌着生物經濟學的興起。但這並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認同的經濟學：佛利民(M. Friedman)說，他不需要以遺傳學說來解釋至高無上的自由市場經濟運作；森姆遜(P. Samuelson)針對貝加(G. Becker)的有關分析，指出這是「芝加哥生物學」而不是著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時至今日，生物經濟學已有長足發展，但不讓其「認祖譜宗」的經濟學家仍大有人在。今年春夏季號的《憲制政治經濟學報》(*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有一篇書評，對羅斯德(M. Rothschild)的新書《生物經濟學——資本主義之必然性》(*Bionomics - The Inevitability of Capitalism*)批評得體無完膚。書評作者，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窩內爾



(Karl Warneryd)，認為「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然世界絕不相同，經濟學與生物學因此不可相提並論」。

且不論人類是否真具有「自私遺傳因子」，但生物經濟學的興起使亞當·斯密以來建基於「人是自私」假設的經濟學有了突破性發展。「自私」不再只是經濟理論上的假設，而很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天性。回顧歷史，二十世紀前半期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信條上建立起來的制度，是非人化和虛偽的。這制度試驗了數十年，犧牲了兩三代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到80年代末，蘇聯東歐紛紛拋棄馬列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步向民主化並試走自私導向的市場經濟。這足以說明違反自然規律和人類天性的社會制度只是歷史的偶然。

從整體來看，二十世紀是人類大豐收的世紀。日本從赤貧起家，現在跟1900年比較，人均物質財富增加二十五倍；期內西歐和北美人民從小康而富裕，人均物質財富增加五倍；在政治層面，二十世紀初葉，民主政體只局限於大西洋兩岸諸國，如今太平洋邊沿各國、拉丁美洲，甚至東歐和蘇聯均有萌發民主新芽的跡象。科技的重大突破，是本世紀人類物質生活質素日趨豐裕的重要原因，資訊發達更減少了蔽塞和愚昧。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並不一定能產生豐裕的民生物質，甚且可能成為沉重經濟負擔。因此，隨着極權政治的解體，蘇聯已決定把大部分軍事工業民用化。在經歷技術調整帶來的陣痛，並建立足以解放生產力的政經制度之後，困頓的民生當可改善。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在同一世紀人類經歷了兩次一共死掉七千萬人的世界大戰，而中國人苦難尤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在政治上只是從一姓天下改為一黨專政；在經濟方面，現在中國人的物質生活的確較長年戰亂後的40年代末期進步，但距離豐衣足食之途尚遠。現在蘇聯和東歐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它之對中國產生強大衝擊，是必然的。但不可否認，中國的主觀條件亦並不那麼惡劣。

以下是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前的基本形勢分析。

(一)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首先變通試行市場經濟的。1978年局部引進市場經濟，令人民物質生活明顯改善；經濟比較自由激發人民追求較多政治權利，而自1985年以來大家所爭取的，並不是打倒建制，卻是在現行建制基礎上加速開放，讓人民有更多參與權利。

(二)由於民風蔽塞，中國人仍普遍有小農經濟的價值觀，嚮往帝力於我何有的逍遙。四十多年的政治教育，並不足以移風易俗，亦無法改變多數人社會意識薄弱的弊端。換句話說，中國數千年來「依附明主」、「擇明主而事之」的傳統意識並未根除，它令普羅大眾特別是八億多農民滿足於溫飽，沒有參與政治的銳意，缺乏民主制度需要群眾組織起來的政治動力。這是中國人嚮往自由卻不熱衷爭取民主的根本理由。

(三)自秦併吞六國統一天下，開創了中央集權的基本政治格局，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忠君愛國的道統便體現在鞏固和延續中央集權上。一統天下成為民族大義，獨立分裂被視為大逆不道。然而要指出，歷史上的大一統只是基本政

治格局，並沒有像現在大陸那樣實行由政治的大一統來推行經濟的「大一統」——即全面計劃經濟。可以看到，在沒有被中共政治大一統的地區的華人社會，如台灣、香港，卻出現了世界矚目的經濟進步。因此今天極有必要理性地分析「大一統」觀念和地區發展的關係，以及種種相關問題。

綜上所述，中國當前危機嚴重，解決辦法卻還不清楚。中國領導人若靈活知機，順應潮流，因應民意願望，中國和平地過渡到經濟小康、政治開明局面的可能性不容抹煞。領導人應看到，黑市普遍存在及局部市場自由化，令生產者和消費者有了選擇自由，那麼人們進而希望在政治事務上亦有自己出主意的自由，是很自然的事。若不盡早放開權力，逐步建立自由民主，尊重人權，保障產權的新秩序，那麼，不可控制的衝突和動亂可能難以避免，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願意看到的。

1978年的開放，可能是中國恢復具有人類天性特色的經濟制度的引發點：在目前的國際大氣候影響下，筆者相信到了二十一世紀，不論通過何種變革方式，中國人的本能、本心和本性，必有充分發揮的機會！

林山木

香港信報財經新聞社社長

## 再拜陳三願



《聖經·創世記》上有一個故事說，公元前二千多年，巴比倫人(最初的人類)動手建造一座「通天塔」，數萬人搬磚運泥，忙個不休。經年累月，塔未蓋成，卻給上帝知道了。他老人家得知人類竟妄想「與天比高」，大為震怒。於是運用神權和神力，讓人類不講同一種語言，互相聽不懂對方說甚麼。於是，建